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当着落叶纷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805728

10位ISBN编号：7544805727

出版时间：2009-3

出版时间：接力出版社

作者：陆梅

页数：1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内容概要

《当着落叶纷飞》讲述了十四岁的沙莎因父母外出打工，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。她喜欢独自迎着秋日的落叶奔跑；她喜欢收藏刀子，以证明自己不怕孤独；她喜欢沉浸在文字构筑的围城里，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。

都市里的孩子讨厌父母管头管脚，而沙莎却渴望父母的关爱甚至责骂。

“人家的孩子是‘花样年华’，我们留守孩儿是‘草样年华’”，这是沙莎在最失望孤独时候的真情吐露。

因为一次意外事故，沙莎被关进了少管所。

少管所的干警待她亲如女儿，并且破例准她两天假回家探望病中的爷爷，可她却辜负了干警的信任，不仅没有按时返回少管所，相反却走上了漫漫逃亡路。

路上她与“哥们”阿三不期而遇。

当着落叶纷飞的时节，两个追风少年是从此浪迹天涯，在歧途上渐行渐远，还是迷途知返，重回人生的正轨呢？

作家满怀着热忱与悲悯的情怀，将笔触深入到孤独的儿童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，破解了他们的心灵密码，给人以极大的震撼。

主人公沙莎就像是一棵顽强的植物，虽然匍匐在地面上，但仍然努力吸收着贫瘠土壤里的养分，在尘埃中开出花朵来。

《当着落叶纷飞》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品。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作者简介

陆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2008年签约作家。

出版有散文集《寂寞芬芳》、《寻觅隐约的光亮》，人物随笔集《谁在畅销》、《文学家的星空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我的忧伤你不懂》，中篇青春小说《天堂来信》，长篇小说《生如夏花》等。

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等。

其中长篇散文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入选《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·2002年儿童文学》，《生如夏花》入选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。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我的“草样年华” 第二章 背井离乡的人啊有多少 第三章 谁能把春天留住 第四章 沙莎把我害苦了 第五章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第六章 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第七章 要疯狂些，才能不疯掉 第八章 我的袜子里装满了错误 第九章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后记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我的“草样年华” 亲爱的老爸老妈： 噢，不，原谅我还是去掉TMD——亲、爱、的——我烦这三个字！

今天是进铁屋子（我管这里叫铁屋子）满一个月的日子，又逢我生日——顺便问一下老爸老妈：你们是否把我十四岁生日给忘了？

……罢、罢，不想坏了今天的好心情。

我在这里很好。

半日学习，半日劳动。

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梳洗然后去操场晨练。

哈！

——你们想象不到，当男队女队喊着齐整的口号，一列列从监区宿舍向操场上聚拢时，那阵势……就连杨树上的乌鸦都来凑热闹！

说到杨树，我想讲讲对铁屋子的印象。

尽管没人愿意在铁屋子待很久，但我还是觉得这里要比TMD（抱歉成口头禅了！

）学校好，比家里也好——如果不是围墙太高，不是围墙上的铁丝网夜晚看起来太阴森可怕，不是一身灰囚衣太刺眼，我倒想在铁屋子待上一辈子！

这里有很多挺拔的杨树，郁郁青青的。

秋天叶子黄了时，枯叶像蝴蝶一样飘落。

若是在夜晚，这些飘落的黄蝴蝶显得有点诡谲，但若是在白天，黄透了叶子的杨树真美啊！

美得舍生忘死，简直不像尘世中的树！

（哈，后面这句话是山西作家蒋韵说的，版权所有！

不过她说得太——TMD绝了！

我从此喜欢上她！

） 在铁屋子倒看了不少书。

这里有图书馆、阅览室，无聊时打发时间正好。

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家？

回家的话一定要来看我。

向爷爷打听一下就很容易找到，周村下去，向北不到二十里，看到一圈围起的高墙、上面有铁丝网的

就是。

沙莎 10月23日午后 10月24日小雨 昨天的信突然不想寄出。

寄了又能如何？

他们是不会回来的。

老爸老妈只知道赚钱、赚钱！

总是有赚不完的钱。

我怀疑他们睡梦里也在赚钱！

他们有赚钱的时间，就是没回家的时间。

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？

一年？

两年？

三年？

我都记不得了。

其实我不记得的是老爸老妈的脸。

真的，如果不是身边有张他俩的合影——那张照片不知是谁的“杰作”，把人拍得巨小——我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。

我记不清他们的样子，他们记得我的样子吗？

都三年零三个月了，一千一百八十七天啊，我都小学毕业升中学了！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这跟没爸没妈有啥区别？

！

前几天在阅览室看到一则报道，说中国目前有两千多万农村留守儿童，他们的父母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，一年难得回一趟家。

因为无法同时照顾小孩，就将孩子托付给老人或亲戚照看。

“爸爸妈妈不在家的留守儿童，像野草一样地生长。

”……哇，像野草一样生长！

说的不是我吗？

我就是那两千多万里的一个！

人家的孩子是“花样年华”，我们留守儿童是“草样年华”。

说什么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，学习成绩下降，心理失去平衡，人格发展不健全，道德水准滑坡，生存状态堪忧……嚯，全沾上了！

什么“特殊群体”，不就是一群坏小孩吗？

坏小孩怎么了？

如果“坏小孩”（的名声）可以换回老爸老妈在身边，我要大声说：我——愿——意！

我愿意在挨了老师骂，受了同学欺负后，回家被老爸老妈一顿数落！

我愿意衣服旧了、袜子破了由大人来照料，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，然后自己去解决！

我愿意每天早起早睡，做个听话的乖小孩，而不是一夜夜被噩梦惊醒，躲在被窝里哭泣！

我愿意被父母管头管脚，身心的秘密由他们来解开，而不是像现在放任自流，初潮来时绝望得想死…

… 10月25日多云 昨晚做了一个梦。

梦见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崖上，四周全是高大挺拔的杨树。

杨树的叶子黄透了，阳光下，璀璨得有些……不可思议。

突然，杨树林里蹿出一男一女。

男的手里拿着菜刀，淌着血，女的面目憔悴，神情紧张。

一男一女向山崖跑来，有人在远处追杀。

我一闪身，躲进矮树丛里。

我从矮树丛里偷窥，啊——那两张脸很是眼熟！

后面的人追上来了，三条大汉，手里都有凶器。

眼看一男一女无路可逃，一场厮杀就要开始。

我躲在暗处，屏住呼吸，脑海里有个念头：起来，快起来！

将刀子抽出，对准三个大汉中的一个……可是，我却使不出劲儿，像被点了穴般动弹不得。

我想要叫喊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……杨树林里厮杀声响起，刀光剑影。

我握紧拳头，合上双眼。

我在一声惊叫中醒来，一身冷汗。

隔床的蛛蛛被我吵醒，探过身来问：“又做噩梦了？”

”我在黑暗中点点头，躺下。

我不再睡着——总是这样，我被噩梦惊醒，睁眼到天亮——我呆望着天花板，一直在琢磨着那个梦。

梦里的一男一女——我确信——就是我那数年不回家、从这个城市转到那个城市的老爸老妈！

可是，为什么梦里的老爸老妈会被人追杀？

为什么老爸拿着血淋淋的菜刀？

他们杀人了吗？

遇到仇人了？

…… 10月26日阴有雨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就去城里打工了。

先是西安，接着又往武汉、合肥、南京……后来跑去上海，不知下一站是打道回周村，还是北上去更遥远的青岛、沈阳、哈尔滨？

我一遍遍发誓——在我想他们想得绝望的时候——我就想，等有一天我攒够了钱，一定也要出去！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我要去很多城市，沿着地图一个一个地方地流浪！

我要比老爸老妈走得更远！

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再回来！

我讨厌待在家里，家里就我和爷爷两个人。

白天、黑夜都静得可怕。

爷爷眼睛不好使，耳朵也越来越背。

几个月前他在井台边打水，没看清地上的绳子，绊了一跤，躺在床上好些日子才爬起来。

那天我放学回家晚了，径直去厨房找吃的，厨房里冷锅冷灶，什么都没有。

爷爷躺在里屋没一丝声息，眼睛闭着，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。

我向爷爷走去。

窗外，暮色正重重涌来。

我突然感到害怕——不知道怕什么——但就是害怕！

我没有喊醒爷爷，却向屋外跑去。

是晚饭的时间，空气里弥漫着野生爬藤植物刺鼻的气味和老旧房子灰暗潮湿的霉味。

到处是荒长的野草和藤蔓，有的藤蔓爬到了人家的屋顶，网一样，乱七八糟纠结在一起。

阿三家的院子，布满苔痕的墙已经松动。

一只黑猫掠过篱笆，幽灵般隐匿在砖墙下。

村子里死气沉沉，大人们都和老爸老妈一样去城里打工了。

大片的田地荒着，杂草丛生，有的草都没过了我的头。

我向远处望去，成群的乌鸦在村子上空盘旋，飞向不知在哪里的巢窠。

空荡荡的村子愈发显得无生气。

夜色浓重，天暗下来了。

我不想回家，却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孤魂野鬼般乱走。

我在村口碰到阿三。

阿三大我两岁，和我同级不同班，已连着留了两级。

阿三和奶奶住一起，阿三的奶奶脚有点跛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

阿三的父亲两年前在工地上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柱砸死。

阿三母亲哭天喊地要工地老板赔偿，老板非但不给一分钱，还找茬儿将也在工地干活 的阿三母亲给辞了。

阿三母亲一气之下撞墙死了。

关于阿三父母的惨剧，我都是从爷爷嘴里听来的。

我们这个村子，已剩不下几个干农活的人，他们宁愿自家的地空着荒着，也要去城里打工。

“城里的钱好赚。

”在外面打工回来过年的人都这么说。

他们一个个走了，留下孩子和老人。

老人们有时坐一起，扯些陈年旧事。

偶尔也会接到一两个“城里来的”电话——这电话，就像突然飞临村子上空的乌鸦，成了周村不祥的“魔咒”。

阿三父母的死，就是从电话里传来的。

周村没有电话，要接（或打）一个电话，得走几里地去最近的秋口镇。

没有重大的事，周村人一般不使电话。

周村的老人（比如我爷爷）习惯了日出日落的看天生活。

他们从不主动跑上几里地——为打一个无关紧要的电话。

去镇上赶集，买些油盐酱醋之类的日常必需品倒是有。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愿意衣服旧了、袜子破了由大人来照料，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，然后自己去解决！
我愿意被父母管头管脚，身心秘密由他们来解开，而不是像现在放任自流，初潮来进绝望得想死……
——沙莎

<<当着落叶纷飞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